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

跨越百年共赴文学之旅



观众参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展”。

在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有一条文学馆路，因坐落于此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而得名。

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第一座文学类博物馆，2000年新馆开放。新馆建筑设计将中国传统中轴对称庭院与江南园林造园手法结合，绿树掩映的建筑周围，伫立着文学大师们的雕像。

中国现代文学馆拥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手稿、书信、字画等藏品92.98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40件；所属茅盾故居1985年对外开放，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中国现代文学馆兼具文学资料收藏、研究、展览等功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的宝库，也是中国文学界与世界沟通的窗口。

《四世同堂》手稿及写作用过的砚台、《红岩》最后定稿的原稿稿本……一件件珍贵文物，凝聚着作家的心血，诉说着文学创作、名家交往的动人故事。

呈现作家创作空间

“除了展示实物、图片，我们还充分运用多媒体和数字技术手段，增强展览的艺术感染力和互动性。”王军说。

1986年，路遥《平凡的世界》出版。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小小说，全景式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城乡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化，激励了无数读者拼搏奋进，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路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展厅中不仅展示了《平凡的世界》初版本，还有黄土高原、窑洞与劳作者的微缩场景，展柜旁的屏幕上播放着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多角度体现这部经典作品的魅力。

2019年，作家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王蒙笔耕70余载，着力描绘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兴盛，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展厅中设置了“与王蒙先生面对面”电子互动屏，观众可以选择感兴趣的问题与王蒙对话：“生活在现代社会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点击屏幕上的对话框，便能看到王蒙谈这些问题的视频。

书房之于作家，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作家安放心灵的空间，也是文学作品“产房”。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常设展之一，“现代作家书房展”还原了冰心、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王辛笛、萧军、叶君健、李健吾、柏杨10位作家的书房，其中陈设的桌椅和文房四宝等物品都是作家使用过的实物，生动反映了作家的生活情趣。

走近冰心书房，天蓝色的格子床单，花瓶里的玫瑰花，书桌上的白海螺、贝壳工艺品、小猫摆件，带给观众亲切而雅致的感觉。墙上悬挂着冰心立于海边的画像和赵朴初书法作品。一个大玻璃柜里装满了信件和明信片。“这是全国各地读者写给冰心的信，冰心将它们妥善保存，展厅中展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王军说。

萧军的“蜗蜗居”位于北京什刹海畔鸭儿胡同，由储藏室改造而成，内设一张三屉桌，桌上立一小书柜，一盏台灯。虽然书房狭小，但萧军毫不介意，读书写作，乐在其中。1987年分到新房后，萧军仍不愿离开“蜗蜗居”。时光流逝，“蜗蜗居”日历却永远停在了1988年6月22日——萧军离世的日子。

台湾作家柏杨的书房里放置着台式电脑、电话机，更具现代气息。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柏杨研究中心，柏杨捐赠的上万件珍贵手稿和文献入藏馆内。

“我很喜欢这样的展览形式，能够走近作家的写作空间，真实地感受那些经典作品的创作环境。”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员文西说。

打造文学交流平台

基于丰富的馆藏资源，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断推出富有特色的专题展，如“新中国文学的‘金线’与‘银线’”



郭沫若《女神》初版本。

——王蒙文学创作70年文献展“求实——严家炎学术文献展”“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和他的世界”等。

2023年7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的“坐标——中国现代文学馆藏革命文物特展”开幕，展出巴金《朝花日记》原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手稿等233件文物。作家们在抗美援朝战场前线写下的日记、拍摄的照片，带观众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该展厅出口处有一台电子互动设备。参观者将观展感受写在触摸屏上，点击“提交”，留言内容就显示在大屏幕上，形成电子留言墙。有小学生画了红领巾，还有中学生留言感谢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发展。该设备具有拍照功能，参观者可以与自己的留言合影，传到手机上保存。

除了策划精彩展览，中国现代文学馆还经常举办文学研讨和交流互动。3月12日，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及夫人一行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访问，与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座谈；3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光辉岁月，携手同行”港澳文学畅谈会与“文学之梦，海阔天空”港澳作家创作研讨会在现代文学馆举行，港澳作家同内地作家、学者深入交流，分享创作体验，共叙家国情怀。

现代文学馆与大中小学合作，开展德育课、红色公开课、主题文学课及研学活动，将文学馆打造成“第二课堂”，让青少年在文学沃土中获得精神滋养。同时，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传播知识文化，直播展览和文学活动、讲座，推送文学知识短视频或笔记，目前已形成“文学冷知识”“馆中谈艺三分钟”“为你荐书”等系列。

王军表示，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全国文学馆联盟秘书长单位，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文学博物馆之间以及博物馆与文学相关行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强馆藏研究和展览策划，探索全媒体时代文学博物馆的发展新路径，在展览中引入更多先进技术，打造文学博物馆数字地图，建设名家故居数字场景，制作线上展览，为观众带来更丰富多彩的体验。

张立童 邹雅婷

书事

钱锺书说古代的“休书”

古人史书尤其小说笔记里，有不少男子“休妻”的威胁和事实。“休妻”的理由，有所谓“七出”，比如“不顺父母”“无子”“有恶疾”外，连“口多言”都成了将妻子扫地出门的理由。内容我们如今不去分析，只说当时夫妻之间的高下地位，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与今天法律保护的平等家庭关系，相去何止万里。

“休妻”的记述文字虽然不少，可“休书”大致什么式样，如何写法，内容究竟有哪些？大部分人恐怕也难以说得清楚。幸而钱锺书先生不仅阅读广博，对历史上一些“边角”“岔儿”处，似乎也颇有探讨的兴趣，于是读者亦有幸随其一探究竟。

最早的一篇“休书”

在《管锥编》中，钱锺书为大家拈出了他看到我国最早记载的一篇“休书”。南朝梁僧人慧皎，著有一部《高僧传》。其中，记录着晋代高僧竺僧度的一篇写给妻子的《答杨苕华书》：

“且人心各异，有若其面，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学道者当以日损为志，处世者当以及时为务。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嫁，莫以道士经心，而坐失盛年也。”

唐代“放妻”含祝福

这篇文字说理、叙情均切合得体。这位不久前剃度的僧人，面对杨姓未婚妻的询问，这般回答：人心不一样，就像人的长相不一样，你不喜欢佛道，也就像我不羡慕俗世一样。他的语气虽然平静，但却隐然流淌着对妻子的十分真挚的关怀之情：杨氏，长别离了。万世修来的因缘，于今断绝了……处世的人要注重及时，你年纪德行都合适，应该尽快找到相互珍惜的人，不要因挂住我，而白白失去你的好年华。可见，即使身入佛门，竺僧度也未无情成一截僵木。

由其他资料可知，这位竺僧度俗名王暕，早年与同郡的杨苕华定亲，尚未结亲，双方长辈便陆续亡故。看到如此无常的世事，王暕受到极大触动，加之佛学影响，他便出家为僧。杨苕华服丧结束后，当然希望完婚。当她知道王暕出家，便作诗写信劝说。已入佛门的竺僧度回应了诗作，同时写了这篇《答杨苕华书》。

钱锺书认为这篇答书类似现代一方在报纸所发布的声明或启事。接下来，他进一步解释：

“僧徒出家前所娶妇，《四分律》命名曰‘故二’，《五分律》曰‘本二’；‘二’谓配偶，‘故’‘本’为原有。”

这里的《四分律》《五分律》，皆为佛门弟子的戒律。一些僧徒出家

前，有过家室，戒律便称其为“故二”“本二”。用“二”来说配偶，有些怪异，想想，也还到位。钱锺书举例：“释迦牟尼之有耶输陀罗，贾宝玉之有薛宝钗，正如竺僧度之有杨苕华，均‘故二’或‘本二’也。”这后面三位女性，对于曾经的丈夫，都是“故二”或“本二”。

跟随钱先生读毕这篇最早的“休书”，我们不妨再来这位杨苕华的赠诗一赏：

大道自无穷，天地且长久。巨石故无消，芥子亦难数。……清音可娱耳，滋味可适口。罗纨可饰躯，华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区区，但令君恹后。

可见，这位晋代的杨苕华女士以现实态度看待人生，主张享受生活，否定了“空”。她与竺僧度的人生观不同，于是各持己见，分道扬镳。仅就诗作而言，杨苕华之作明显更富人情，更见个性。至于竺僧度，也有人对他是否真的如“休书”中所写的那样无私表示怀疑。毕竟在儒家的观念里，他的所作所为明显是自私的。

唐代“放妻”含祝福

这份钱锺书认为我国存世最早的“休书”，大约因为彼此未结婚，所以只较多谈到情感及人生安排，没有牵涉其他，“竺书只嘱妻别嫁，未处分家产，那波利贞《敦煌书》卷中载唐人《放妻书》二通，则兼及二者。”那波利贞是日本学者，著有《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曾参与《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编纂。钱先生参考其中资料，指出唐人的《放妻书》里，还牵涉到家产的分配。其中一篇这么说：

“……今已不和相，是前世冤家，反（反）目生嫌，作为后代憎嫉。缘业不道，见此分离……已归一别，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并影庭前，美道琴瑟合韵之态……三年衣粮，便富（蓄）积药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这篇文字，看来水准不甚高，用语不似前面竺僧度那般雅致。休妻理由，用了“反（反）目生嫌，作为后代憎嫉”云云，说到“嫌”“憎”上去了。可其中的内容增加了，希望妻子以后能选择一个在官家道路上进取之人，还有“三年衣粮，便富（蓄）积药仪”。这大概是说提供女子数年的生活必需品。

另一篇与此篇有部分类似：

“……酥乳之合，尚恐异流；猫鼠同窠，安能久！今对六亲，各自作意，更不许言‘夫’说‘妇’。今归一别，更选重官双职之夫……伏愿娘子，千秋万岁！荷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积药仪……”

对休妻理由，这里先用了“酥乳之合，尚恐异流”的譬喻，颇形象。“酥”乃牛羊乳制作，可它与“乳”再混合时，还不能全然融浑。即使再好的婚姻，也不易完美。另一“猫鼠同窠”的譬喻，形容情感彼此不能合拍。后面一节，对妻子以后的婚姻描述及生活安排，与前面的那篇颇为一致，看来当时已经形成写作套路。对于两篇中的“归”字，钱锺书指出：“‘归’，即‘大归’；‘大归’：妇人归母家，不可回返，

即“休”之意。

这两份《放妻书》（现在我国整理发表的敦煌资料中，《放妻书》已有十数份之多），虽然也写了双方离别不合的理由，雅一点的说“缘业不遂”；俗一些的就“猫鼠同窠”，均有此时不必深究的意味。一些内容，如“更选重官双职之夫”“伏愿娘子，千秋万岁！”“三年衣粮，便积药仪……”云云，应该是当时人们遵从的大致格式。其中字句，虽有不少解读，可大致意思还是清楚的。譬如希望妻子以后能够寻到有仕途的官员；给予一定的“衣”“粮”，使其能够度过这段生活。从文字看去，不但有祝福之意，还兼有现实性的善后事宜的约定。

宋元休书已近绝交之恶声

休书文字、格式如此，后来还有无发展？若再从古代话本中寻材料，《清平山堂话本》中《快嘴李翠莲记》颇可据以窥见宋时休书格式。

《快嘴李翠莲记》是一部十分快畅的话本。它记述了一位思想活跃、口齿伶俐、阅广泛、有文化、敢作敢为的女性形象。此话本出自明代辑本《清平山堂话本》，原作者不可考。根据辑本收入多为宋、元话本看，它应该是那个时期的创作。

李翠莲因为“嘴快”，很快与婆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于是她请他们给她写休书：

“快将纸墨和笔砚，写了休书随我便……今朝随你写休书，搬去妆奁莫要怨。手印缝中七个字：‘永不相逢不相见。’……鬼门关若相逢，转了脸儿不厮见。”

钱锺书评说：“‘鬼门关’上两语出于翠莲口，而‘手印缝中’七字必是程式依样，已近绝交之恶声，非若唐人之忧饰饰礼文矣。”由此看去，宋、元时期的休书文字，有了近乎“绝交之恶声”。前面竺僧度的《答杨苕华书》以及两份唐人《放妻书》中那种宽容态度，甚至为他入祝福的字句（即使是饰词）看不见了。她还要求将全部嫁妆带走，因为她并无什么过失，这也反映了当时离婚的惯常手续。

钱锺书还为读者继续举例：明末史惇《痛余录》记辰州“弃妻”成俗：“退婚券中立誓云：‘一离二休，十离九休。高山磊石，沉落深沟。清白亲夫，永不回头！’虽然都是离誓，可其实皆为“弃妻”，但这里的人祝福的字句（即使是饰词）看不见了。她还要求将全部嫁妆带走，因为她并无什么过失，这也反映了当时离婚的惯常手续。钱锺书的评说可谓尖锐：“夫‘弃妻’而作绝夫之词，甚肖翠莲口角，岂立券作程者袒护男而加巫女之曲笔耶？”男子弃妻，用的语言像是话本中李翠莲的口气，写的文书却好像是女子自己写“绝夫”一样。钱锺书虽然用了问号，可显然认为这是书写立券文字的人有意回护男子，加巫女之所谓“曲笔”。这标示了钱锺书先生的观察立场，对读者深入理解其中内容、意涵，颇为重要。

后面，钱锺书再引一节唐人笔记：“《云溪友议》卷下载杨志坚家贫，妻阮意欲新娶，明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钱先生的解读是：“前两句即‘速有所嫁’，‘选重官双职之夫’，后二句即‘于今绝矣’‘转脸不厮见’耳。”“荆钗”即荆枝制作的簪钗。那么，这该算是诗作“休书”？唐人李山甫的《贫女》一诗有：“平生不识绣衣裳，闲把荆钗亦自伤”句子。由此看，唐人到底不一般。家贫妻子告离，便情愿她能够早早有富裕之新家。尽管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的决绝，可却让人读不出非愿所出的感伤。通过这样的休书，能够充分窥摸出人世间的繁复心情。对无论古今婚姻的离散，我们都应多从这些方面体会才是。

杨建民



唐代《放妻书》。



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